俄苏中篇小说经典

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屠格涅夫

阿　霞

一

那时候，我大概二十五岁（恩·恩开始说）。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刚刚获得了我的自主权，动身到国外去，并不是像那时候的人常常说的，“去完成我的学业，”我只不过是因为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那时年轻，健康，快乐，并且有花不完的钱，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我无忧无虑地活着，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句话，我精力旺盛。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人不是植物，不能长久地繁荣。年轻人吃着金色的蜜饼，就以为可以饱食终日，然而靠乞讨得到一片面包的时候会来到的，可是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呢？

我没有任何目的、任何计划地到各处游历。我要是喜欢一个地方，就在那儿住下来，如果我想要看新的人脸（的确就是人脸）时，我就马上上路。我只有对人才感到兴趣，我受



不了那些名胜古迹和珍藏，而且我特别讨厌向导——我在德累斯顿的绿色拱廊里简直要发疯了。大自然对我有一种强有力的感召力——可是我不喜欢它那种所谓的美：奇特的名山，怪石和瀑布；我不喜欢它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不愿意它来扰乱我。但是人脸啊，活人的脸——人的谈吐，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笑声——都是我生活里所不可或缺的。在人群中我常常觉得特别的愉快和舒适。我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我喜欢跟着别人一块儿叫喊，而且我也喜欢注意别人叫喊时的神态，观察人类使我发生兴趣。我不止是观察他们，我还带着欢乐的、不知足的好奇心去研究他们。我好像又离题太远了。

不过话说回来，大约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住在位于德国莱茵河左岸一个叫做兹的小城里。我正需要孤独，一个我在温泉遇到的年轻寡妇却伤了我的心。她非常漂亮而且绝顶聪明，她对每个人都做出风情万种的样子，对我这个可怜的罪人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她鼓励我，可是末了她又很残忍地伤害了我，就为了一个年轻的、有玫瑰色面颊的巴伐里亚的军官把我抛开了。我承认我心里的创伤并不是很深，但是我需要暂时沉浸在哀愁和孤寂里面，年轻人有什么不可以消愁解闷的呢！所以，我就决定在兹城住下来了。

这个小城使我喜欢的是：它位于两座高山的山脚下，它的那些残垣断壁和荒凉的古塔，它那古老的菩提树，它那横跨清彻的莱茵河的支流上的高桥，但是最让我喜欢的是它那种上等的好酒。夕阳西下的傍晚（那是在六月间），那些有着美丽的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少女在这座古城的小街上散步，她们遇见外国旅客，就用悦耳的声音轻轻地说：“ Guten Abend ”，她们中有的人甚至在月亮升上古老房屋的尖顶、街道上的小石子在静



稍的月光下显得很明晰的时候，还不愿意回家。那时候我喜欢在这座小城里游荡。月亮似乎在明净的天幕里凝望着这个小城，小城感觉到它那种凝望，敏感但是平和地伫立在那儿，全身沐浴在那种宁静的、同时又微微地激荡着灵魂的月光里。峨特式的高高的钟楼顶上的定风针闪烁着淡淡的金光，同样的金光也在黑亮的河面上荡漾。细细的蜡烛（德国人是节省的），在斜屋顶下的小窗里朦胧地亮着；葡萄树不可思议地从石墙缝里伸展着它弯弯曲曲盘绕着的藤蔓。在三角形的广场上，古井旁边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跑过去了；突然那个带着朦胧睡意的守夜人的口哨传到你的耳里来了，一条温顺的狗低声叫着，而温暖的空气柔柔地抚摸着你的脸颊，菩提树的香味又是那么浓，使得你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呼吸着，“葛莱卿”的名字又似赞叹又似疑问地浮到嘴边来了。

兹小城离莱茵河大约有两维尔斯特。我常常去欣赏那条庄严的河流，坐在那棵孤零零的大榛树底下的石凳上，老是去想那位狠心的寡妇，或多或少的有些做作的样子。一座有着孩子般的面容、胸前刻有一颗宝剑刺穿的红心的圣母小雕象从树枝中间忧郁地探出来。河对面是个叫做勒的小城，比我住的这个小城稍稍大一点。有一个傍晚我正坐在我喜欢的长凳上，一会儿看着河流，一会儿看着天空，一会儿又看着葡萄园。在我的面前，一群金黄色头发的男孩爬上一只停放在岸上的船，船翻搁着，涂了柏油的船底朝着天空。几只松松地张着帆的小船驶过去了，绿色的水波向前涌去，微微有一点浪，泛起一点涟漪。突然我听到了音乐的声，我倾听着。在勒城正奏着华尔兹舞曲，大提琴间或发出单调的低音，提琴发出模糊不清的颤音，笛子却大胆地吹奏着。



“这是什么?”我问一个正朝着我走来穿棉天鹅绒背心、蓝袜子和鞋子上带扣的老人。

“这个吗?”他先把他的烟斗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然后回答道:“学生们从勃地来举行一个 kommers。”

“我要不要去看看这种大学生的‘宴会’呢,”我想道,“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勒城呢?”我找到一个摆渡的人,请他渡我过河去了。

二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大学生的宴会”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庆祝的宴会。在这宴会上,一个地方的大学生或者同乡会(Landsmannschaft)里的大学生都聚集在一块儿。几乎所有参加这个宴会的人都穿着旧时传下来的德国大学生的服装:匈牙利短上衣,长统靴和飘着特种颜色丝带的小帽子,像这种大学生的宴会常常由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主持。这欢乐的宴会一直持续到天亮:喝酒、唱歌(唱 Landesvater 和 Gaudeamus)、抽烟、咒骂那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俗人,有时候他们还会请来乐队。

在勒城举行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宴会:它在一家临街的、挂着“太阳”招牌的小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旗帜飘扬在旅馆和花园上面,大学生们坐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下的桌边,有一张桌子底下竟然还躺着一只大喇叭狗,旁边一个常春藤的凉亭里面乐师们精力充沛地一直在奏乐,时不时地喝两口啤酒提神。在花园矮墙外面的街上围了一大群人——勒城善良的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民是绝不会错过这种机会观看新来的客人的。我也混进其间，看着大学生的面容，看着他们拥抱，观注年轻人这种天真的撒娇的样子，注意他们热情的目光，听着他们的叫喊和他们那没有缘由的笑声——世界上最美的笑声——所有这些年轻生命的快乐的骚动，这种充满生气的奋勇向前的冲劲儿，不论它冲向哪里，只要它是往前冲的，这种无忧无虑的放任感动着我，而且使我兴奋。“我要不要去参加呢？”我问我自己。

“你还没有看够吗，阿霞？”在我的身后，有一个男人用俄语问道。

“让我们再待一会儿罢，”一个女人用同样的语言回答。

我很快地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人，戴着一顶便帽，穿着一件宽松的短上衣。他的手臂上挽着一个年轻的、身材不很高的少女，她戴着一顶草帽，让帽子遮住了半张脸。

“你们是俄国人吗？”我不由自主地问道。

年轻人满脸笑容地回答道：“是，我们是俄国人。”

“我没有料到在这种偏僻地方……”我说道。

“我们也绝没有料到，”他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不更好！让我来介绍一下。我叫加京，这是我的……”他犹豫了一下，“我的妹妹，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我告诉他我的姓名，于是我们攀谈起来了。我才知道加京跟我一样借着旅行消遣，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前来到勒城，住了下来。老实说，我不喜欢在国外跟俄国人交朋友。我大老远地就能认出他们，从他们走路的样子，从他们衣服的式样做工，主要的还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他们的那种自满的、不屑一顾的、有时还会很傲慢的神情，倾刻间会变成了谨慎和害怕的表情……他们立刻警惕起来，并且不安地眨着眼睛……老天爷！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傻话吗？他们在取笑我吗？这种游移不定的眼光似乎在说……但是片刻之间，脸上的表情又会恢复原来的庄严，虽然偶尔又会涌现出一阵呆滞的惊惶失措。是的，我躲避俄国人，但是加京打第一眼起，就让我喜欢。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种幸福的面容，让人人都喜欢看着它，就像它会给你温暖，给你慰藉一样。加京就有这样一张脸，温和的讨人喜欢的脸，大大的温柔的眼睛，软软的鬈曲的头发。他讲起话来有一种特有的调子，你即使还没有看到他的脸，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呢。

那个被他叫做妹妹的少女，第一眼看起来非常漂亮。她那张略带褐色的圆脸上有着美丽而又小巧的鼻子，几乎是带着孩子气的面颊和明亮的黑眼睛：这个脸型里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她的身段优美，但是好像还没有发育成熟。总之她一点儿也不像她哥哥。

“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回家里去吗？”加京问我，“我想我们早就看够这些德国人了。真的，要是我们的年轻人的话，早就该打碎玻璃摔坏椅子了，可是这些年轻人过于拘谨。你看怎么样，阿霞，我们可以回家吗？”

少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住在城外，”加京接着说，“在葡萄园那边高地上一所单独的小房子里。那边风景好极了，去看看吧，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准备一些酸牛奶。现在天快黑了，您不如等着月亮升起来了再过莱茵河去吧。”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和他们一块回家。穿过低矮的城门（城的四周围着圆石砌成的古墙，连墙上的望楼都还没有完全崩塌），我们走进田野，顺着石墙走了约摸一百步的样



子，就在一扇狭小的门前停下来。加京开了门，带着我们从一条很陡的小路上山，小路两边的平台上种满了葡萄树。夕阳西沉，一抹淡淡的红光仍然照射在绿色葡萄藤的枝蔓上，照在铺满了大小砂石的干燥的地上，还照在一所有着倾斜的黑梁和四扇明窗的小屋子的白墙上。这所房子就伫立在我们正在攀登的山顶上。

“这就是我们的住所！”我们走近那所房子的时候，加京大声地说。“看，房东太太带着酸牛奶来了。Guten Abend，Madame……我们马上就坐下来吃晚饭，但是首先，”他又接着说道，“先看看这周围，您怎么评价这一片的景色呢？”

风景的确漂亮极了。绿色的两岸中间银白的莱茵河静卧在我们的脚下，有一处的河水在落日的余晖下闪耀着红光。你能看到聚集在岸边的小城的所有的街道和房屋，再过去一点，舒展着一片的田野和群山。下面的景致确实很漂亮，但更漂亮的还是在天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空的明净和深邃，空气清新透明，新鲜而又轻盈的空气静静地像波浪似地荡漾着，流动着，好像在高处它也感到格外自由了。

“您找到一所很不错的住宅，”我说。

“阿霞找到的，”加京答道。“喂，阿霞，”他接着说，“你去让他们把东西全拿到这儿来，我们要享受一下露天晚餐。”“这儿我们可以听到那边传过来的音乐。您有没有注意到，”他转过来对我说，“华尔兹舞曲近听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不过是粗俗不堪的声音；可是远远地听起来，它就非常的好了，它能够唤起您所有的浪漫情绪。”

阿霞（她的真名是安娜，可是加京叫她阿霞，所以你们也得让我这样叫她）这时候已经到屋子里去了，不一会儿就



跟房东太太一起出来了。她们两个人捧着一个大茶盘，盘里放着一罐酸牛奶，还有碟子，小勺，糖，草莓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开始晚餐。阿霞摘掉帽子，她的一头黑发煎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一样梳着，浓浓的鬈发披在脖子上和耳边。起初她对我特别害羞，可是加京对她说：“ 阿霞，你怕什么呢？他又不会咬人 !”

她轻轻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跟我交谈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从来也没有安静地坐过一阵，她一会儿站起来，在屋子里跑进跑出，小声唱歌，一会儿她笑起来，而且笑得特别古怪——她似乎并不是在笑她所听到的，只是为了跑进她脑子里面的各种思想笑着。她的大眼睛亮闪闪地、大胆地盯着你，但有时她的眼帘微微地低垂，于是她的目光马上变成深刻而温柔的了。

我们闲聊了两个多钟头。白天早已过去，而黄昏（起初完全像火一样，然后明亮而通红，再后变成暗淡而朦胧）也渐渐地为黑夜所吞噬，但是我们一直像我们周围的空气那样平和地、安静地交谈着。加京让人拿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我们安闲地喝酒。音乐仍然飘到我们这儿来，音调好像比以前的更加悦耳，也更加柔和了。城里燃起了灯光，在河面上倒映着。阿霞突然垂下了头，她的鬈发遮住了她的眼睛，她不说话，只顾叹息。后来她跟我们说，她困了，就回到房子里面去了。但我看见她却没有点燃蜡烛，在紧闭的窗前站了好久。最后月亮升起来了，照在莱茵河上。周围的一切有的发光，有的变得暗淡，全都变了，连我们的刻花玻璃杯里的酒也散发出神秘的光彩。风停了，似乎它也收了翅膀静静地睡去。散发着浓郁的芳香的夜间的暖气轻柔地从地面上升了起来。



“我该走了！”我大声说道，“否则，我可能找不到摆渡的船夫。”

“是该走了，”加京也这样说。

我们从小路下山。突然有几个小石子在我们身后滚了下来。原来是阿霞追了上来。

“你怎么还没睡？”加京问道，但是她并不理睬他，一下子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小旅馆花园里大学生们点的最后几盏灯快要熄灭的灯光，从山下照着树叶，给树叶平添了一种欢乐的、奇妙的样子。我们在河边找到了阿霞，她正在跟摆渡的船夫闲聊。我跳上了渡船，就向我的两位新朋友告辞了。加京答应明天来看我。我握过他的手，也向阿霞伸出手去，然而她只是看着我，摇摇头。船离开了岸，向湍流的江心划去。健壮的老船夫把桨伸入黑漆一片的河水里，用力划着。

“您走进月光里面，把它打碎了，”阿霞在我身后喊着。

我低下眼睛，黑色的波浪在渡船的四周激荡。

“再见！”我再一次听到阿霞的呼喊。

“明儿见，”加京也跟着她说。

渡船在岸边停靠，我跳出船来，向对岸望去。对岸看不见一个人了。月光像一座金桥一样地伸到河对面。有一曲兰纳的古老的华尔兹舞曲飘了过来。加京说得对，我感觉到我的心弦应和着那动人的旋律在颤抖了。我慢慢地呼吸着夜晚的芳香浓郁的气息，穿过黑暗的田野，向家走去。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子，可是仍旧感到这种无对象、无目的、带甜味的期待的烦闷，我感到我是幸福的，但是我为什么幸福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想……但是，我是幸福的。



我快要从快活轻松的感情里满足得笑出声来，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我突然想起了整个夜晚我连一次也没有想到我那位残忍的美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又在恋爱了？”但是就在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像摇篮里的婴孩一样地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我早已醒来，但是还没有起床），我听到有手杖在窗下轻轻敲打的声音，还有人在唱歌，我马上听出那是加京的声音：

“你还在睡吗？我要用七弦琴
唤醒你……”

我赶紧去给他开了门。

“您好，”加京一进门就说。“一大早我就来打搅您了，但是您看看，多么美好的早晨，新鲜，露水又多，云雀在歌唱。”

鬈曲发亮的头发，露出来的脖子，玫瑰色的脸颊，他就像早晨一样的清新。

我穿好衣服，我们就到花园的长凳上坐着，叫人给我们送来咖啡。我们闲聊起来。加京告诉我他对于未来的计划：他有相当大的一笔遗产，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他想要专心从事绘画，但是后悔他想到这件事太晚了，他无目的的白白浪费了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多时间。我也向他谈起我的计划，并且还告诉他我的“失意的爱情”的秘密，他谦逊地听着，可是在我看来，我的热情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同情。他只是由于礼貌，才勉强和着我叹息几声，随后加京提议要我陪他回家，去看看他的画稿，我马上同意了。

阿霞不在家，房东太太对我们说，她已经到“古迹”那儿去了（这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座古堡，离开勒城大约有二维尔斯特的样子）。加京拿出他所有的画稿给我看，画稿上充满生气和真实，还有一种豪放和壮阔，可是没有一张是画完了的，而且照我看来这些画都是草率而不认真的。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见说给他听。

“是呀，是呀，”他叹息着说，“您是对的，这些所有的都是很不好的、不成熟的东西，但是怎么办呢？我没有好好地学过，并且我们这种可恶的斯拉夫人的懒散总是占上风。当你想要工作的时候，你像鹰一样地飞翔，你好像有移动天地的力量，但是只要动手做起来，你马上就变得软弱，疲乏了。”

我开始鼓励他，他只是摆摆手，捧起他所有的画稿，扔在长沙发上。

“假如我有一点点耐性的话，我也许会有一点儿成就，”他小声说，“如果我没有耐性，那么，我永远只是一个幼稚的、贵族式的外行艺术家罢了……我们还是去找阿霞吧。”

我们就动身往外走。



四

我们沿着去古迹的路，顺着斜坡到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山谷里树木茂盛。谷底一条小溪哗哗地从石子中间流过去，它似乎要赶紧地流入大河，那条河就在陡峭的山顶的阴影面后边静静地闪着波光。加京叫我注意几处光彩夺目的地方。听他说话，他不是一个画家，最少也是一个艺术家。不一会儿就看见古迹了。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岩顶上矗立着一座四角塔，这座塔虽然因年代久远成了黑色，可是仍然很坚固，不过看得出塔身已经让一条竖的裂痕分为了两半。塔连接着布满青苔的围墙，在塔的四周爬满了常春藤，弯曲的小树从灰色的城垛和开始崩坍的拱顶中耷拉下来，一条铺满石子的小路通到那个还没有毁坏的大门。我们快要走到大门，忽然看到，就在我们的前面，一个女人的身影，步伐敏捷地跳过一堆废墟，爬到一个高耸的墙头，正好在悬崖上面。

“那可不是阿霞！”加京叫起来，“简直是一个疯女孩子！”

我们穿过大门，走进了一个小院子，有一半的地方长满了野苹果树和荨麻。阿霞真的是坐在悬崖的边上，她转过头来对我们笑着，可是似乎并没有挪动一下的意思。加京朝她伸出一根手指以示警告，我大声责备她的不谨慎的行为。

“不要说啦，”加京低声说，“不要刺激她，您不了解她，她可以爬到塔顶上去。哎，您还不如称赞这个地方人的聪明。”

我朝我的四周看去，在小木棚里货摊旁，一个老妇人坐在



角落里编织袜子，她从眼镜后面斜着眼睛望着我们，她卖啤酒、姜饼和矿泉水给游客。我们坐在长凳上，喝着装在笨重的锡杯里的十分冷的啤酒。阿霞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她的腿盘在身子底下，头上裹着薄棉纱围巾，她的颀美的身姿映在清彻明净的天空里显得很突出，很动人。我带着反感看着她。昨天夜里我就注意到她的一些做作的样子……“她想要让我们惊讶，”我想道，“她是什么目的呢？那么幼稚的恶作剧！”她似乎猜着我在想什么一样，用快而锐利的目光瞄了我一眼，又笑了起来，她两下子就跳下了墙头，跑到老妇人跟前，向她讨了一杯水。

“你觉得是我要喝水吗？”她转身对她哥哥说，“不是，是那边墙上有几朵花要浇水呢！”

加京没有理会她。她捧着杯子，又爬上废墟，时不时停下来弯着身子，带着最调皮的郑重的神气，在干枯的植物上面倒几滴水，水滴在明亮的阳光下闪光。她的举止很可爱，但是我还像以前那样地生她的气，可是我也忍不住要赞美她的轻快，敏捷。在一处险要的地方，她尖叫着来吓唬我们，然后又大笑起来，我更加生气了。

“她蹦来跳去就像一只山羊，”老妇人从她的袜子上把眼睛抬起来，看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最后阿霞倒空了她的杯子，她淘气地晃晃悠悠回到我们面前。她的眉间、鼻上、唇边都带一种怪异的微笑，她的黑眼睛有点大胆又有点欢乐地闪动着。

“你认为我的举动失常，”她的表情似乎在说，“我不在乎，我还是明白你喜欢我。”

“阿霞你真敏捷，”加京小声地嘟嘟。



忽然间她似乎害起羞来，垂下她的长睫毛，羞羞怯怯地坐在我们身边，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罪人一样。现在我才第一次好好地看明白了她的脸。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变化多端的脸。过了一会儿她的脸慢慢变得苍白，显出一种专注的、接近忧郁的神情，她的面貌在我的眼里显得成熟了一些，严肃些，单纯些，她完全安静下来了。我们围绕着古迹走了一圈，观赏风景，阿霞也跟在我们后面。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加京跟老妇人付了帐，又要了一杯啤酒来，他把酒杯举到嘴边，转身向我做一个狡猾的鬼脸，大声说：“祝您的心上人健康！”

“难道他有——难道您有这样的一位小姐吗？”阿霞问道。

“谁又没有呢？”加京回答。

阿霞沉默起来，她的表情又变化了，又现出一种挑战的、差不多是傲慢的微笑。

在回家的路上，她比以前笑得玩得更厉害了，她从树上折下一根长树枝，像枪一样地扛在肩上，用围巾裹住她的头。我记得我们遇到一家家人很多的英国人，并且态度很拘谨，全是淡黄色头发，他们似乎听到命令似地一下子全都转过他们的玻璃一样的眼睛，带了冷静、惊奇的样子望着阿霞。她似乎诚心要惹他们发火，高声唱起歌来。我们到家以后，她马上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出来，穿得很漂亮，腰束得紧紧的，仔细地梳着她的头发，手上戴着手套。在桌上，她的举止十分有礼貌，几乎可以说是做作的，她几乎不吃一点东西，只偶尔在玻璃杯里喝点水。她明明要在我的面前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十分文雅而且高贵的年轻小姐的角色。加京并不干涉她，看得出来他在任何方面对她都是十分纵容的，他只是时时好意地看着我，微微地耸耸他的肩膀，好像在



说：“她是一个孩子，请您宽容吧！”刚吃完午饭，阿霞站起来，向我们行个屈膝礼，戴上帽子，问加京，她能不能到路易斯太太那儿去。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征得我的允许来的呢？”他带着他那种始终不变的、但这时却露一点窘迫的笑容问道。“你觉得跟我们在一块儿没有意思吗？”

“不，我昨天答应过路易斯太太，我要去看她。并且，我想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块儿会更好一点。恩先生——”她指着我，“他会再告诉你一些秘密。”

她走了。

“路易斯太太是这个城市从前的市长的寡妇，”加京尽量避开我的眼睛，说起话来，“她是一位很善良、并且很单纯的老太太，她十分喜欢阿霞。阿霞喜欢跟境况不好的人交朋友，我已经看出来那是因为骄傲。您看看，她是让我惯坏了。不过，”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您叫我怎么办呢？我对什么人都不会苛求，对她也就更不会了，我不得不宽待她。”

我还是不说话。加京换了话题，谈起别的来。以后我认识他时间越长，我就愈喜欢他，不久以后我就开始了解他了。他有真正的俄罗斯人的性格，忠实，正直，质朴，但是可惜有点懒散，缺乏耐心或者内在的火。青春不像一道喷泉水一样地在他的心里涌流，而是以宁静的光照耀。他很可爱，很聪明，但是我不能想象，他年龄大些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吗？没有长时间的、艰苦的工作是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至于工作，”我看着他的柔和、温顺的面容，或者倾听他那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禁不住会想：“不，您肯定不会努力工作的，您不能集中您的精神，”

可是你不能不喜欢他，你的心被他吸引去了。我们在一块儿大约消磨了四个钟头，有时候坐在沙发上，有时候在房子前面慢慢地走来走去，我们就在这四个钟点里面变成十分亲密的朋友了。

太阳落山了，我也该回家去，但是阿霞还没有回来。

“她太任性了！”加京含糊地小声说，“如果你同意，我可以送你回去，我们顺路可以拐到路易斯太太家里。我要打听一下她在不在那儿，这不会多走很多的路。”

我们下了坡，走到城里，拐进一条狭窄而又弯弯曲曲的小巷，我们在一幢房屋前站住了，这是一桩只有两扇窗宽、四层楼高的房子，第二层楼比第一层更凸向街面，而三层楼、四层楼更比二层楼凸出。整幢的房屋雕刻着古老的花纹，它下面的那两根大柱子，它那尖尖的瓦房顶，和楼顶的像鸟嘴一样的突出部分，这些让这所宅子看起来像一只蜷曲着的大鸟。

“阿霞！”加京喊道，“你在这儿吗？”

三层楼上亮灯的窗户打开了，我们看到阿霞的小小的黑的脑袋，在她的背后是一个牙齿掉光了、眼睛半瞎的德国老妇人的面容。

“我在这儿，”阿霞故意做得风情万种似地把肘臂斜靠在窗台上说，“我在这儿很好，这给你的，接住它，”她丢给加京一枝天竺花，接着又说：“你就想像我是你的心上人吧。”

路易斯太太大声笑起来。

“恩要回家去了，”加京大声说，“他来跟你说再见的。”

“是吗？”阿霞喃喃地说，“那么，把我这枝花送给他吧，我立刻就回家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我想她是在吻别路易斯太太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